



〔美〕赫伯特·菲斯 著

通向珍珠港之路

美日战争的来临

商务印书馆

通 向 珍 珠 港 之 路

——美日战争的来临

〔美〕赫伯特·菲斯 著

周颖如 李家善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THE ROAD TO PEARL HARBOR
The Coming of the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By Herbert Fei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0年第一版(1960年第二次印刷)译出

通向珍珠港之路

——美日战争的来临

〔美〕赫伯特·菲斯著

周颖如 李家善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574

1983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8月 第1次印刷 字数 296千

印数 12,300册 印张 12 1/2

定价1.55元

出版说明

1941年12月7日的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到今年已经整整四十年了。珍珠港事件是美国对日实行绥靖政策的结果，还是罗斯福设下圈套挑起日本进攻，以使美国人从强烈的孤立主义中摆脱出来，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大家热烈讨论的题目，几十年来也出版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书。赫伯特·菲斯的《通向珍珠港之路》就是研究珍珠港事件起因的名著之一。

本书作者赫伯特·菲斯，1893年生于美国纽约，191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以后在堪萨斯大学、辛辛那提大学任教，1931—1937年任国务院经济顾问，1937—1943年为国务院国际经济问题顾问，从1944年到战后的1946年为陆军部特别顾问，1948年后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员。菲斯在国务院任职期间，以随员身份还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

作者是国际经济学家，并长时间任国务院顾问，参与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设计，特别在大战爆发之前，参与了美国对日经济政策的建立和实施。因此他有机会利用很多第一手材料，如国务院、陆海军部、罗斯福总统的档案文件、史汀生、摩根索、格鲁的私人日记及日本的官方档案，还曾和一些重要官员谈过话。作者通过很多具体材料，论述了当日本已大举侵入中国，欧战方殷的时候，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情绪和中立法束缚了美国政府手脚；美国陆海空军缺乏战争准备，高级将领反对两洋作战，要求稳住日本，维持太平洋现状，使美国赢得时间，作好战争准备。以国务卿赫尔为代表的一些人，不愿采取恶化日美关系的措施，想通过谈判来遏制日本。

随着欧战的发展，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也更大，为了掠夺橡胶、石油等战略物资，积极推行南进政策，美国则加强对日本的经济压力，美、日矛盾日趋激化，终于达到最高峰，日本袭击珍珠港，美、日正式开战。作者对袭击珍珠港前的美日关系在怎样气氛中发展的，两国当时的政治、外交的指导者如何处理这些关系，特别对美日经济关系的推移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我们通过这些丰富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最后又是怎样自食苦果的。当然，作者站在美国立场上，有很多为美国政策辩解之处。另外，作者由于语言上的限制，不能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文献，这也是不足之处。

本书序言至第三十章是周颖如同志翻译的，第三十一章至第四十二章是李家善同志翻译，周颖如同志校订的。所附地图系照原图译制。

序 言

1854年订立的第一个美日条约的第一条写道：

“美利坚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以及两国人民之间，不论何人在何地，将保持完全的持久和普遍和平与真诚的友好关系。”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夕，总统在阅读日本人对美国提出意味着战争的最后通告时对霍普金斯说：“……我们之间有过一段良好的记录。”日本政府的首脑人物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面前受审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在本书中，我试图从陆续公布出来的战前最后阶段的档案中进行探究，以便说明这场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

读者可能希望在他开始读本书之前，先了解一下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下列是众多资料来源中最重要的资料：

说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材料：

1. 国务院档案。
2. 遵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根据美国和英国的官方档案写成的战争爆发前军事计划和部署的沿革史草稿。
3. 海德公园保存的罗斯福总统文件的选编。
4. 前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前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和前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的全部私人日记。
5. 和曾参与本书所述各事件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谈话，特别是以下一些人：

前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

前国务院远东司官员约瑟夫·巴兰坦

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

前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

前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斯坦利·霍恩贝克

前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

其中有些人还就一些个别问题提供了笔记或备忘录。

说明日本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的资料：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案卷，特别是证据材料。
2.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案卷。
3. 从缴获的德国和意大利档案中选出的文件。
4. 在这一危机最严重阶段任内大臣的木户侯爵的日記，《西园寺—原田日记》，这是关于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发生的事情的一部流水帐，系日本最后的一位元老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笔录，经西园寺本人审阅过的。
5. 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军事情报部自编，或委托别人编的有关战前日本的形势和政策的专门研究材料，这些研究系根据日本档案并与日本官员讨论后写成的。

通观美国和日本双方的文献，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关于珍珠港袭击前各种事件进行的几次调查，都是卷帙浩繁的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这几次调查报告不仅汇编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还提供了由于调查这次战争来临过程中许多目击者而得到的口头和书面回忆的证词。

我在本书各编的调查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曾获得多方帮助。国务院允许我充分利用全部有关文件。在汗牛充栋的公文档案中我 vii 要翻检好几千种涉及这段历史的文件，而国务院各部门的官员们

却经常给以耐心的协助，使这一许可更弥觉珍贵。在这些帮助过我的人中，我特别要提到历史政策研究司司长伯纳德·诺布尔博士、阿伦·普拉特夫人、M. B. C. 钱伯斯先生和弗兰克·斯密拉格利亚先生。我感谢杰克·塔特先生、凯瑟琳·菲特小姐协助我取得审讯德国外交官的档案；感谢雷蒙德·桑塔克教授和他的助手给我以利用我所挑选出来的缴获的德国和意大利文件的方便。

我感谢陆军部许多前任和现任官员同样的帮助，使我找到并取得了提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盟军最高统帅部有关战前日本政策专题研究中所引用的缴获的日本档案复印件；特别要感谢前陆军副部长威廉·德雷珀将军的帮助，是他为我打开了取得这些材料的门路；感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总部，特别是军事情报部副参谋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他帮助我搜寻这些原始资料；感谢前日本战犯起诉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基南先生，战犯处处长爱德华·杨上校，他们为我安排以后在国内继续使用同类材料；感谢卡特·克拉克上校，他好心地帮我收集代号叫“魔术”的全部截获的日本电报。

我得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科基特里奇海军上校很大的帮助，使我能够查阅美国参战前起草的我国军事方案和决议的各种研究草案，他还耐心地和我讨论了这些问题。

感谢前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允许我使用其未发表的日记的有关部分，麦乔治·邦迪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戴维·克利夫特给我提供了使用这一日记的方便。感谢前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他许可我自由阅读和摘录他所汇集的吸引人的大量档案（一部他曾参与和目击的一些活动的记录和文件合编在一起的文献汇编）；感谢我国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他把他在东京所记的全套多卷本日记提供给我，并和我谈论这些日记中所记载的经历和看法。把全部经过公布出来，让人们知道并理解，这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事。

viii 感谢格雷丝·塔利小姐，她津津乐道地谈到她记得的白宫情况，并帮助我得以接触到海德公园收藏的前总统罗斯福的文件；感谢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基金会的斯坦利·海曼先生，他指导我在这些文件中进行探索研究；感谢合众国档案保管人韦恩·格罗弗博士的安排使我能查考这些档案；感谢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的馆长赫尔曼·卡恩博士和埃德加·尼克松博士以及其他人员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感谢我以前在国务院的许多同事帮我追想他们关于本书所述事件的记忆：其中尤其是尤金·杜曼，他在最初阶段帮助审读了手稿，并提供事实和意见，虽然我知道他关于许多重要问题的见解与本书不同；还有萨姆纳·韦尔斯、迪安·艾奇逊、斯坦利·霍恩贝克、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而约瑟夫·巴兰坦，他帮我弄到一份野村手稿的复印件；还有马克斯·毕晓普和鲁思·培根、唐纳德·希斯；约瑟夫·格林；他则允许我看他所保留的任管制局局长时的笔记；感谢塞缪尔·博格斯在地图问题上的指教。

感谢弗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官，他在夏季假期中花费了很多钟点来读打印稿，对稿子既有批评意见也有鼓励；感谢中国前驻华盛顿大使胡适阁下和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和驻澳大利亚公使约翰逊·纳尔逊阁下；感谢前荷兰流亡政府外长埃尔科·克勤芬斯阁下提供他们所经历的事情的资料；感谢罗伯特·舍伍德先生提供他已写在他的著作《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中的有关问题的详细材料；感谢国内外贸易局的玛丽·凯塞林夫人帮助收集关于美国输往日本的石油的重要统计材料；感谢国务院的保罗·尼采先生惠赠《战略轰炸调查》的副本；感谢芝加哥的莱尔德·贝尔先生设法帮我搜求前海军部长诺克斯的文件，虽然这一努力没有成功；感谢对外关系委员会图书馆馆员鲁思·萨沃德小姐；感谢哈佛大学威廉·兰格教授把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笔记借给我看；感谢高级

研究所的戈登威泽博士帮我翻译德国文件。

政府中许多人给我的帮助决不应看作是表示一种官方的赞
助、支持或由官方负责。本书是一个私人学者的著作。

感谢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聘我任研究员并在进
行这一工作中给予大量重要的协助：研究员沃尔特·斯图尔特教
授支持这一工作并经常给予激励；乔斯琳·法尔小姐承担繁重的
打字、核对和编排手稿的工作；我的妻子鲁思·斯坦利-布朗·菲
斯为我分担漫长而艰辛的紧张工作并做了索引。

赫伯特·菲斯

1950年2月1日

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

目 录

序 言	1
-----	---

第一编 分手

第一 章 对抗的弧光	1
第二 章 失掉的最后机会：1937年	7
第三 章 1937—1939年：日本深入内陆	17
第四 章 日本谋略家的狼狈处境：1939年8月	27
第五 章 分手但尚未敌对：1939至1940年冬	40

第二编 敌对措施

第六 章 德国胜利的第一个浪潮到达西南太平洋： 1940年4月	50
第七 章 美国面临严重困境：1940年5月	57
第八 章 日本开始走上南进的道路：1940年6月	68
第九 章 美国政府的容忍	75
第十 章 日本选择一届新政府	80
第十一 章 日本用拭不掉的油墨印下它的政策： 1940年7月	88
第十二 章 美国初次坚决抵制	92
第十三 章 策略与反抗	100
第十四 章 美国停止输出废铁	106
第十五 章 日本与轴心国结盟：1940年9月	116

第十六章	美国更靠拢英国	129
第十七章	美国大选之后：向共同对日计划发展	141
第十八章	松冈追求建立大同盟	154
第十九章	与此同时日本探索南进的捷径	159
第二十章	作出姿态和发出信号的外交： 1940—1941年冬季的美国政策	163

第三编 敌视

第二十一章	美国与英国在世界战略上协调一致： 1941年3月	173
第二十二章	赫尔与野村开始寻求和平的方案	180
第二十三章	松冈赴柏林和莫斯科，并带回一份中立 条约	189
第二十四章	日本外交的两副面孔瞪目相视： 1941年4月	198
第二十五章	当美国在大西洋扩展力量时，日本会坐视 不动吗？1941年春季	207
第二十六章	日本感到恼火和德国入侵苏联： 1941年5月至6月	214
第二十七章	日本作出重大决定：1941年7月2日	221
第二十八章	近卫内阁总辞职——排除松冈	231
第二十九章	美国和英国准备施加制裁	239
第三十章	美国冻结日本资金	249
第三十一章	还让日本得到石油吗？	256
第三十二章	日本的抉择已定；近卫谋求会见罗斯福	265
第三十三章	罗斯福会见丘吉尔；阿金夏湾会谈和以后： 1941年8月	269

第三十四章	日本最高统帅部要求正视与美国的争端 并强使摊牌	276
第三十五章	罗斯福—近卫会谈计划告吹；僵局已 形成：1941年10月	287
第三十六章	日本陆军坚决主张开战；近卫辞职；东条 继任	299

第四编 开战

第三十七章	日本制定了对美国的最后建议：1941年 11月5日	305
第三十八章	11月：美国政府寸步不让并加快备战工作	313
第三十九章	美国研究了日本停止争议的最后建议而 发现其缺乏诚意	323
第四十章	仍旧那么强硬；美国1941年12月26日的 答复	338
第四十一章	为战争作好最后安排和手续	344
第四十二章	战争的钩子挂上了	352
索 引		363
地 图——东南亚危险地区		20后

第一编 分手

3

第一章 对抗的弧光

日本从它本州岛弹丸之地想成为亚洲和西太平洋的主宰。这一野心在资源贫乏和自高自大的状况下，伴之以使这种野心看来似乎正当的种种想法，因此就越发滋长了。日本人认为，把他们的统治扩大到这一广大地区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住在这一地区的别的民族需要日本的保护，就象日本需要他们一样。日本军队打着普遍和平、正义和合作的旗帜跨过了中国海。动用刺刀，只是为了驱逐那些不了解他们“真意”的歹徒。

1937年，这面旗帜已打得很远。亚洲大陆人口稠密的广大地区（朝鲜、辽东半岛、满洲）都已屈服于日本的统治。但日本要取得更大的领域的愿望仍无休止。

在日本这块艰难前进中的土地上，到处都感到种种内在的紧张，使这种愿望历久不衰。日本本岛人口越来越密，一切可耕地都耕种了；来自乡村地区的过剩的青年男女为生活所迫到作坊和工厂寻找工作。人们竭力想扩充旧企业和兴办新企业。但是资本短缺，而且工业的发展要靠能从国外取得必需的原料。日本还想拥有一支陆海军，堪与比它富裕得多的国家的陆海军相匹敌。总之，日本的需求和野心，远远超过了它的贫乏的财力的限度。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这点财力难以为继。日本发现它很难向国外出售货物。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日益削减各国对外国货的需求。更糟的是，许多外国所建立的进口壁垒愈来愈高，愈来愈严格，而且更针对着日本的产品。日本仍拥有宽裕的黄金储备——约五亿

美元——即使持续入超也不用担心，但如果这点储备也花光了，这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变得更穷，它在列强中的地位也要降低。陆军和爱国情绪激昂的青年宁愿采取另一种解决办法，即要求扩大日本帝国的疆域。

国外的形势看来似乎可以使日本这样做，不但是可以，而且迫使日本这样做。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两个运动，不仅打乱了日本在中国的活动，而且威胁到它对满洲国^①和朝鲜的控制。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兴起，来势猛烈而且咄咄逼人。日本，象西方列强一样受到攻击，并且被要求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只许在允许的地区居住。许多人认为这个运动不久就会把日本在中国的全部权益实际上排除出去。同时，共产主义正在华北的人民大众中传播。信奉这一理论并使之为自己谋利益的是日本的宿敌俄国。于是特别是在陆军中形成了一种看法，认为迅速而强硬地在中国表明日本的意志是当务之急。

就在这时候，欧洲的形势似乎有利于日本进行大胆一试，以求使日本富强并自给自足。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向英国和法国挑衅。这似乎给日本提供一个机会，可以要求英、法为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的安全付出代价；迫使它们和日本分享它们从殖民地获得的利益，或者让日本分享对那些殖民地的控制。美国过去一直忽视它的海军和陆军，它不可能在西太平洋打仗。此外，日本人还认为，美国人不会为拯救中国或保卫欧洲的殖民地而打仗。

日本认为它有资格从西方国家取得它所能取得的一切。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过去不是老是嫉妒日本的进步吗？它们不是对日本的贸易、获取资源和移民横加禁阻，迫使日本退回去过贫困的生活吗？它们不是拒绝和日本联合起来制止中国的桀骜不驯和敌

① 1931年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建立的傀儡政权。下同。——译者

对态度吗？如果爆发战争，真正的过失难道不是它们造成的？日本人带着这种情绪，憋着一肚子怨气，把外国的抗议只不过看成是它们的自私行为的又一表现而已。

各种情况诱使日本继续向前走，自认为正当的思想也这么发展下去。

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向前推进？靠策略还是靠武力；或者按日本官方公认的语言来说，“靠外交还是靠防御”？^① 如果过去的谣传真实可信，日本人以其策略自豪，胜过以其武力自炫。运用策略的首要之道在于纵横捭阖以获取胜利，不论其取胜是为善还是为恶；高明的人善于施用策略手段，即能愚弄其强敌，使之陷于失败。战士只有当他遭受到意外的袭击和陷于绝境时才使用武力。

日本要想左右当时的局势，还大大需要玩弄计谋。因为有两个国家都比日本强大并能够反对它，这就是美国和苏联。比起其他国家的战略来，日本有一个方面最脆弱。它缺乏长期作战所需要的基本物资。通过向别人卑屈请求和耐心筹划，它已从国外为它现在的实力取得一些重要的基本物资。但这些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拒绝提供。

因此就要有善于游说和欺诈的本领，日本历史上许多卓著的人物曾用这种手段为日本立过功。当时的问题是如何使日本达到这样一种地位，即它无须惧怕别的国家剥夺它的各种必要供应或者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对付它。谋略家们认为，通过掩饰日本的目的，逐步推进，首先选择薄弱点，利用有利的形势变化，分化瓦解敌人等等手段，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① 正如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通过的“五相会议关于国外、国内政策的决议”中所采取的方针表明：“帝国所确定的基本国策，是为了使外交国防相辅相成，一方面巩固（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中的地位，他方面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设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记录汇编（以后归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证据文件第216号。

这个策略失败了。日本与其向它曾加以哄骗的国家屈服，不如倾全力和这些国家对抗。

在三十年代中期那些阴郁的岁月中，美国随时都在同日本的那种政策倾向作斗争。它谴责日本破坏条约和诉诸武力。它抗议日本伤害美国人。它鼓动中国人抗日，不承认满洲国（1931年被日本占领）的合法性。它对日本提出的种种需要的借口和日本只寻求保障远东的和平和秩序的声明予以驳斥。美国总是这样予以答复：如果这是日本真正的目的，日本为什么偏偏无视正是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条约体系，反而要制造战争和混乱？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一直在宣扬达到和平繁荣的国际社会的正常行为准则。这些准则有时候是四条，有时候是五条，有时候是七条，有时候还要多。这是一道抵制日本的要求的防护堤；一种试图保护中国的方式，并且也是指引日本走上弥补其过失的道路的指针。^①

以上这些措施总起来说是对日本表示坚决的反对，但这只是一种姿态，而未形成一个纲领。在这段时期，大多数美国人都焦虑不安，决心不再干与外国之间的纠纷。他们对我国能够排难解纷，并不寄与希望，但却很害怕我国被卷进这些纠纷之中。于是就划出了一条界线，当时执政者谁都不敢逾越。他们可以大讲保卫传统的民族利益。可以对国外发生的怒潮进行评论、辩论或表示抗议反对。但是他们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或者认为他们不能够采取任何行动，把我国引向或拖入战争。

① 在所有这些原则中，引起美国和日本之间最争论不休的一条是对中国门户开放的传统要求的看法。历史学家查尔斯·A. 埃尔德称之为“门户开放这个危险而含糊其词的术语……”。见《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来临》，1941年版（纽黑文，1948年），第240页。